

七星潭畔，生命的循環

◆文/曹麗雲 照片提供/李秋香的家屬



那一年，她發現了自己的「大象腿」

民國五十六年出生於七星潭的秋香，活潑、樂觀、開朗，對她的「病史」談笑風生，問她如何練就這份身病心不病的「功夫」？她說，這一切要歸功家庭和母親的態度以及成長的環境。

七星潭是個半農半漁業的小村落，每當農忙時，庄仔內都是互相幫忙，逗腳手，非常和樂。在此安和樂利環境中長大的秋香，不僅個性開朗，而且樂於助人。海星高中畢業後，秋香在自家開的海產餐廳幫忙一段時間後，便和同學到

台北工作。

一年多後，同事發覺她越來越胖，秋香才發覺自己的腿有如「大象腿」，看了醫師後，才知道自己得了腎臟病。

得了腎臟病，李媽媽並沒有將擔憂表現出來，日常作息也沒有給秋香「特別優惠的待遇」，家人都以平常心對待，因此反而培養了秋香沒有壓力，不自艾自憐，也不依賴的正向態度。

有因果觀念的秋香，每當朋友關心她的病情時，總是半開玩笑，輕鬆的說：「上輩子欠人家的，我這輩子要還人家。」

一直到一九九四年的某一天，秋香和家人到高雄玩，晚餐時吃不下飯，心跳非常快，立刻到高醫急診。醫師診斷是急性毒素腎發炎，醫師表示，以過去這樣的病例，有的人洗腎洗兩三個月就會好。

當年五月，秋香開始到高醫洗腎。兩年後，花蓮慈濟醫院腹膜透晰室正式啓用，一九九七年一月，秋香隨順因緣回到花蓮慈濟醫院洗腎，「醫護人員都非常親切，讓人感覺非常溫馨。」秋香說：「我的主治大夫廖晉興醫師建議我登記換腎。」

「剛開始洗腎時，秋香還不能接受這件事，所以洗得很差，還出現水腫。」

回憶起秋香剛到慈院洗腎時的種種狀況，游純蕙這樣說。「她在洗腎的過程中曾發生化學性的腹膜炎，經過我們追根究底的追查，才發現她用優碘消毒「導引管」後，又再次用酒精擦拭，所以出了問題。」游純蕙是秋香到慈院洗腎時第一位遇到的護士，現為慈院洗腎中心的護理長。

「朋友都說我是沖喜沖到一顆腎！」

二〇〇〇年一月四日，昨天才當完朋友伴娘的李秋香於下午三點多，接到了花蓮慈濟醫院器官捐贈小組通知：「請妳在家等候，可能有換腎的機會。」

聽到了這個消息，秋香馬上準備到慈濟醫院接受腎臟移植，五點多便進開刀



秋香(左二)開朗溫暖的心，背後是家人滿滿的支持。



寶彩師姑(左)曾陪伴秋香一路走來。

房。

「醒來時，我的右腹下方多了一顆腎臟。」事隔四年後，秋香記憶清晰地說：「換腎我真的沒有感覺痛，只是身上有許多管子，覺得不便而已。倒是換腎後，拔掉植於腹膜的腹膜透晰『導引』，才是痛徹心扉，至今還記憶深刻。」

我給它取一個名字，叫做「李又腎」

秋香腎臟移植三年來，健康狀況一直很好，不只沒有感染，連感冒也沒有。她以前血壓是一百六到一百八，腎移植

兩個月後血壓就恢復正常。

「通常腎臟移植住院都是一星期就回家，我住了二十一天。」「爲什麼？」「因爲我的小腎腎不尿尿！」秋香邊笑邊說：「它太愛暈，不工作。」

通常植入的新腎，很快就能運作，但護理長純蕙解釋說，這是因爲植入秋香體內的這顆腎因休克過。關於這個狀況，開刀

前李明哲醫師曾先和秋香溝通過。他說：「移植順利，便能完成自動排尿的使命。如果兩週後還是不能運作，就要把它拿出來。」

「李醫師問我好不好？」秋香說：「好啊！如果它不工作的話，就把它拿出來。」

「妳會著急嗎？」

「不會啊！」秋香說：「前兩三天，我只覺得它是屬於反應遲緩，比一般人換的腎慢二、三拍而已。要給它和自己一點時間、耐心的等待。」

可是一個禮拜後它還是靜悄悄，毫無動靜。志工寶彩師姑就開始教秋香：

「妳要開始跟它說話，要撫摸它，多惜惜疼疼。」告訴它：「你既然和我在一起，融為一體，我們就是有緣，我們是生命共同體，就要開始你照顧我，我照顧你，互相扶持，你要發揮你最大的功能，讓我的生命能持續下去。」

於是，秋香每天撫摸著小腎腎，和它說話，而且給它取一個名字，叫做「李又腎」。

不只秋香每天疼著它，甚至秋香的弟弟，妹妹每天都打電話來問：「小腎腎今天乖不乖，有沒有認真工作，每天排多少尿？」

「我們還會念經迴向給李又腎。」秋香還時時提醒它：「你要回應我哦！我們要互相回應，不能只有我一直自說自話。」

可能是感受到太多人的祝福和關懷，也可能它收到秋香那份強烈的心念，李秋香的新腎臟在大約第十天，漸漸地甦醒了。

快七年了，我沒有聽過尿尿的聲音

「洗腎的人幾乎沒有尿。」秋香說：「快七年了，我沒有聽過尿尿的聲音，一聽到尿打在白鐵便盆的聲音時，覺得好像天籟般的美妙，也如久旱降甘霖聽到雨水聲般令我感恩、欣喜。我不由自主的流著眼淚，並告訴媽媽：『我尿了五十C.C耶！』」

第二天一百C.C，每天都陸陸續續增加，「我還是持續和它說話，撫摸

它。」

七天後尿量達到九百C.C，但一連三天都沒有再增加，秋香便連哄帶罵的說：

「小腎腎，你要乖，要爭氣點兒！李醫師說，只要每一次的排尿量都達到一千C.C，我就可以出院回家。」

秋香很感謝在她的生命中有換腎的過程，體驗慈院醫師視病如親的溫馨。她感恩的說：「他們不僅醫病醫心，而且像朋友，像家人一樣的關懷著病人。」

當腎移植一週後還沒有反應時，護士們都很擔心，怕這顆腎無疾而終。相同的，主治醫師廖晉興也都知道秋香的狀況和消息，卻不敢上來病房看她，那應是「既期待又怕被傷害」，如對親人般的忐忑不安心情。

談到李明哲醫師，秋香感恩的說：「他真是的一位很有愛心的醫師，門診時，只要病人有疑問，他一定會講到讓病人懂為止……」她還說：「自從我住院後，李明哲醫師一天來巡房好幾次，甚至星期假日還來看，而且一天來兩次。」

一念心打開就懂得接受

純蕙說秋香很有愛心，到慈院門診時，她都會讓老阿公、老阿嬤先看診。

「因為上午的門診已將近一點，下午則將近六點還沒看，他們都是遠地來的，所以一直抱怨『等很久！』我只是拿藥而已，就讓老人家先看。」

「曾有朋友要我去輔導一位對腎臟

移植很排斥的腎友。」秋香說：「他認為別人的東西，植入自己的身體有點可怕，他無法接受外來的東西。而且害怕換了之後的照顧，還要終生吃免疫抑制劑—免排斥藥。」

「我覺得一切是因心念沒有打開，而且也想太多，理論的書看太多，所以障礙自己。其實不換腎也要吃藥，換了吃藥有什麼關係。」

秋香開朗的說：「如果不冒風險，怎麼得到『甜美的果實』。」

秋香的心是寬容的，個性開朗、隨和、好相處。她認為「換腎就有機會，事後照顧最重要。如果不好好照顧，換後如果還日夜顛倒，隨便吃喝，再好的腎，也是會完蛋的。」

上天派她來照顧我

「我很感謝媽媽和三妹秋惠，在我住院二十一天當中，秋惠就以醫院為家。」秋香感恩說。「家人都曾想捐腎臟給我，但因全家人的血型都與我不合，大家都懊惱萬分。」秋香紅著眼眶感恩的說：「家人對我的愛是無止盡的，小我三歲的秋惠，從我生病以來，一直對我顧前顧後，替我提重物。她對自己所做的一切，總是以『是上天派我來照顧妳的』一句輕輕帶過。」

秋香出院後，寶彩每個月都帶很多師兄、師姊和慈青去做居家關懷，而且持續的去，直到秋香找到工作後次數才減

少。

「遇到寶彩師姑，是我最大的福氣，她除了關心我之外，還很會引導我說洗腎換腎的經過，並鼓勵我上大愛台做分享，讓我在無形中與很多人結好緣。」秋香說。

秋香因洗腎、換腎與慈濟結上深緣，看大愛台成為她的最愛。因聽上人的開示和觀看大愛劇場，讓秋香學到很多人生的道理，她說：「人生不過如此，能把心顧好，什麼事都會非常透澈。」

是器官受贈者，也是捐贈者

二〇〇四年四月十七日，秋香走了！她含笑告別人寰，並捐出眼角膜遺愛人間。她是器官受贈人，也是捐贈者，如此善善相因，大愛輾轉相續，讓她的一生有如一幅美麗的畫作。

如果人生是一幅畫，病痛阻擋不了秋香在生活的畫布上揮灑，她於往生前完成了一幅「晚霞滿天，孤鳥西飛」的絕版佳作，唯美而有情的永遠，留存於親友們的心中。

二妹秋惠說：「姊姊在完成眼角膜摘除後，笑得更燦爛，如上弦月般上揚的嘴角，似乎在傳達著她心願圓滿的歡喜。」

二〇〇〇年一月五日秋香完成腎臟移植，解脫久年的病苦，如雲開見月。但好景不常，去年七、八月間，她覺得腰部不舒服，走路也很不順暢，檢查之後

發現原來的腎有惡性腫瘤，而且已移轉至骨頭。

但堅強的秋香仍勇敢面對病痛並接納它。「姊姊時常讀經迴向給『腫瘤』。」秋惠說：「她照常上班，希望家人都當她是健康的人。」

但終究抵不過病痛的折磨，秋香於三月二十九日再度進慈濟總院，四月二日便轉入心蓮病房。住院期間，慈濟醫療團隊做她的後盾，寶彩師姊及志工真情做陪伴。她信仰的「一貫道」更是她心靈的依靠，還有母親及手足親情緊密的圍繞。

秋惠說：「看姊姊大限將至，卻因放心不下道務而強忍硬撐。我便告訴她：『佛祖要帶妳走，妳就放心的去當菩薩！』」

四月十六日，秋香在家人的陪伴下已近彌留之際，她要求見李明哲醫師。秋香雖氣若游絲，仍面露笑容，蠕動著雙唇，噙嚙吐出：「李醫師，謝謝您，我此生的最後還要拜託您.....」並對著李醫師豎起大姆指，讚歎、感恩李醫師。

李醫師點點頭，握握她的手，輕拍著她的肩膀說：「我們將來還會再見面.....」便硬生生的將哽咽吞下，低著頭快速走出病房.....

四月三十日是秋香的告別式，她的家人於前一天晚上，在自家的庭院為她舉行追思會。會場佈置著金黃色的布幔和

粉紅色的香水百合，秋惠說：「這是姊姊喜歡的顏色」。沒有哀悽的氣氛，但空氣中卻「聞」到一股股，隱然潛藏於每個人心中的萬般不捨之情。

除了靈堂上那禎笑得甜美的遺照外，還為親友們「展出」數十張秋香生前和家人的生活照，笑容依舊，伊人已渺，音容宛在。

李家就座落在七星潭畔，潮水的拍岸聲，伴著歌聲，聲聲相應，一如大家和秋香相互深情的道別。晴朗的初夏夜空，半輪孤月徘徊，恰似秋香依依不捨的揮別。別了，別了.....



開朗的秋香，即使在臨走的一刻，仍面露笑容。